

赵普首次回应毒胶囊事件：

央视让我避风头



赵普

赵普问答录

“8个月后，整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，肯定触动一些人、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。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人，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。许多人不知道，以为压力来自台里，其实不是。许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分了，其实不是。让我暂缓出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。”

——赵普

我没被“封杀”，是被央视保护暂缓出镜

关于赵普的“中枪”，网络上与现实中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。

2012年4月9日，赵普在个人微博上写道：“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：不要再吃老酸奶（固体形态）和果冻，内幕很可怕，不细说。”随后，他便从荧屏上消失，微博未再更新。4月15日，央视《每周质量报告》播出节目《胶囊里的秘密》，曝光河北一些作坊用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，卖给企业制成药用胶囊。此时，赵普已从荧屏上消失多日，微博仍未更新。

网络上，好事者的剧本开始酝酿：赵普为《胶囊里的秘密》能顺利播出，提前爆料，倒逼真相，因言获罪，被噤声、被封杀、被停职、加盟别家卫视。言之凿凿，分明一场苦情戏。

现实并不苦情，却暗涌流动

赵普的微博当天被转发近百万次（其中有怒而转发、求证转发、猜测真相而转发，或许不乏通风报信而转发）。随着各类媒体的参与报道，工业明胶向食物链渗透的目标不断扩大。这一切似乎都因赵普的39字微博引起。时隔半年，他首次对记者说：“意外地形成了某种互动关系，我也许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。”

糖果专业委员会隔空喊话：不能排除未来代表行业对微博信息发布者进行起诉的可能。

央视领导与赵普商量：先避风头，暂缓出镜。为的是顶住来自“上面”的

压力，也为保护“站着中枪”的赵普。从4月13日到8月13日，一护就是整4个月。这期间赵普没有收到一张法院传票。

重新回到《晚间新闻》的赵普，选择将这档新闻播报节目略做调整——“节目最后再多说两句”。

9月17日，他在节目最后说：“今天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，他说已经3天没开车了，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日系车遭遇不测。一时间，我忽然不知用什么去安慰他。现在我想说，理智是安全感的奠基石，疯狂表达与损害同胞只能造成一桩桩‘亲者痛，仇者快’的蠢事。这样的蠢事如果一再重演，那只能说明我们是没有进步的一代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赵普在北京祝您晚安。”

11月19日，酒鬼酒被曝“塑化剂超标260%”。风波伊始，中国酒业协会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先后发声，力挺白酒行业。随着事态扩大和发展，又先后失声。

央视《晚间新闻》11月25日节目最后，用改版后的一分钟短评评论此事：在所有食品安全事件中，各类行业协会……对本行业出现的问题，是秘而不宣，悄然公关？还是坦白问题，欢迎监督呢？简单地说，食品行业协会到底应该维护谁的利益呢？当企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发生矛盾时，行业协会能否做出正确选择，也是赢得公众食品信心的关键。

短评由赵普撰写。从播报到交流，赵普切换得游刃有余。“幸运在这儿，不幸也在那儿——我不可能像真正的老播音员字正腔圆，我可以跨界，我在中间，既像说话，也像播报。”

压力并非来自内部

记者：有人说正是因为你的这条微博，《每周质量报告》的“胶囊里的秘密”才得以播出，是这样吗？

赵普：应该说是意外地达成了某种互动关系更准确，而不是主观故意的。因为用提前爆料的办法倒逼真相不是我的本意，也不是我的职业操守。职务行为决定了你要做的事情要通过审查，而且这个审查机制在哪个国家都有，而本人不是这条新闻的亲自参与者，所以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这么做。

记者：你始终没有透露这位神秘人物吗？

赵普：我曾经与我的领导讲过：我宁可辞去公职，也不会暴露他（她），尽管你可能是我们共同老板。至于我的结果最好。真相已然爆炸出来，到我这儿是最好的，对他是最好的保护。

当然，在我们央视内部，这种态度和立场是被尊重的，不会有哪个领导逼问。事实上，当我被保护起来了以后，我也没有意外情绪，大家是心照不宣的。

记者：你称这4个月的消失是保护。

赵普：对。因为我们，整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，肯定触动一些人、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。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人，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。某协会甚至放言要起诉我，真要对簿公堂，倒变成一件更好的事。相关协会还采取一些诸如公文送达的方式告知单位。他们甚至报了案，而且公安还真的以某种方式知会台里等等。

许多人不知道，以为压力来自台里，来自内部。其实不是。在这件事的应对上，台里与我是共同体，一起对抗外来的压力。许

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分了，其实不是。让我暂缓出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。”

记者：台里与你商量让你暂缓出镜？

赵普：是的。不像外界传的那样，恨不得迫害我似的。是商量的：咱们是不是避风头，让这个事情归于平静，既然已经大面积地曝出来了，胜利果实已经有了，何必与这些利益集团争一时长短。

重回《晚间新闻》短评已经做到极致

记者：重回《晚间新闻》节目，现在工作角色有转变吗？

赵普：每次新闻做完以后，都还有一些观点性的话，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。正式的评论一般跟在当条新闻之后，但整个节目之后，似乎还有一些话不在新闻本体的范畴里。与制片人商量，意犹未尽的话可以说几句。我就讲了一个日系车主的故事，同时我说“理性是安全感的奠基石”。虽然只一百多个字，效果却很好。

后来发现这个段落对节目是必要的：对当天播完的几十条新闻，来一个小小的梳理或是重点的突出。这件事是非编辑规定动作，从主编到责编没有人是负责这个事的，于是撰稿便交给主播来完成。

记者：因为录制原因无法即兴表达？

赵普：《晚间新闻》除去两段广告，只有20多分钟的有效时间，必须精确到秒，必须写成文字稿，以半口语、半文字的方式表达。文字量在150字到200字左右，要录入到系统里进行“三审”。因为我的文字能力是被认可的，他们基本上不大改动。

记者：有人说你的评论退回到妥协。

赵普：许多人觉得这些短评没有那么过瘾，但在官方语汇里基本上已经达到极致了。

（南方）